集部

韋齋集卷九

宋 朱松 撰

書

代人上郡守書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輟閤下于臺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爲將被惠澤困于貪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人自以爲有所赴懇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諝者皆奮迅濯祓

人人自以為將受知于下執事其于此時實命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于州縣者雖其志不足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柔良折伏姦暴獄訟必毋失其平施設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簿書急期會期于無過以免訶譴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而不以為過令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藏且闢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轢

細民以廢亂政化地斗入東南與温福爲境又非孔道
共億廚傳之費以其之庸跡處于此竊自隱庶以爲奉
令承教或可以無過聽于下風今者廼聞閣下有意督
過之深恐進見之際廹于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
自達輒以尺書控愬于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
倚爲命令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
敦廹赴官冒大暑扶侍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
于飲食寢興須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

藥回皇怵廹莫知所以爲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圖籍抱符鑰跪起屬吏之末庶幾咨禀條教聽受約束仰稱閤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同照察之所不及雖加之以刑戮斥逐其孰以爲不宜乃若其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嘗出臨上車騎吏有後至敕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旦明府命駕未出騎吏父

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省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閤下方崇奬名教以整頓人物必將有處于此以閤下望實之重督責之精明如此而某平昔之志亦粗欲求知于世不至自棄于没没無聞之地而蕞爾之邑非有難集而不可為者儻假之以旬月之期以閤下之靈老者飲食起居漸復于舊敢不勵精畢力僶仆無所避若猶吏治弛廢過惡暴列將投袂自劾以聽命于有司閤下雖加以虧除寛免遺恵亦不敢承

也

答莊德蔡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款扣所聞辱惠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貴賤狥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于流俗如吾友者其爲欣幸未易具道夫

仕而忘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于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忘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于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葢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于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决裂聖人之藩墻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

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盖嘗有以斯文為已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于俗學以自强屹乎其不可攻也其方急于禄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凛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于吳歈楚謡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為艱夫問塗而之盲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為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躪中庸之廷也如其之駑憂且追後乘而莫

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欵晤自愛之望

上唐漕書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介之士歛然自修于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于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朴實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禄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髣髴其餘

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爲名卿才大夫者名雖滿于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于一時而德不足以悚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于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于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弓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見且不得而況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

而貪得者出不容于朝歸不齒于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敢以已之所不至者徼幸于一時而皆至于至足之分蓋在上者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至不足與有爲而士之自立于世者不如是不可責以有爲也後世不然上之則有科舉誘之于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所好下之則存薦舉推之于後使之圓廉耻之隅以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于孟子所謂凡民者然積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爲于

世其亦疏哉嗟夫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必求所以充之蓋其從事于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變隐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得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于是也抗顔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爲誇待之不以其禮則翻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爲傲與天下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

子不以爲泰抱關擊柝寸禄是營而君子不以爲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先王之道以充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聲氣俗以與天倫之勢相關者在于士之自重與否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恭惟執事以絶人之賢方進爲于聖世天子付使者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入城生齒之衆執事兒子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衡稱輕重升黜在于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

所寄以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于上則亦在位之君子也以某觀之不知其他閩中之吏苟賤爲甚自蹈汙蠛少所愧恥上官一不得意則呵叱慢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閒有修潔才諝之吏得免于此者盖寡則亦無怪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固與夫今之所謂君子者異故以某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猖狂之說以謂風俗之美惡係于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少挺其志不

至于失職而可罷則執事其任之某江南草茅一介耳既冠與有名于吏部來閩中今七年矣不肖之名字蓋未甞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于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踈頑無所用于世雖有好古之志而于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于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溪爲邑僻左雖辱在庇臨莫緣奔走于下風望顔色而受約束心以事荒舊業蕪廢是以滋不敢有意于當路之君子然竊甞講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歴間

公卿之餘風其責僚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于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其亦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于此蓋嘗聞其說云爾其或市骨求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踶始將見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于餘光而勢足以加士者不得僕隷視其下其稱于天下之勢蓋不小矣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竦後世者爲如何邪

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篇繕寫以為獻此古人以為賢于博奕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為起居之問一旦以書冒言上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為𡡾葢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有望于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道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上趙漕書

某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貿易取貲以長雄一鄉

退不能求百畝之田于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為養反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廹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為世俗所謂舉子場屋之文者其言决裂緐碎支離曼衍而不宿于道無用而可笑不待詳説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當是時年少豪鋭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禮義法律羈束于其後先必且追随一時之俠揮金使酒馳驅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故斂其使氣以玩世者

而一寓于詩蓋嘗以為學詩者必探賾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嘆夫自詩人以來莫盛于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鮮有軌于大道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閭閻兒童之見無以異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速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

餘出于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揚反復蹈厲頓挫極道其憂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于正聖人以是爲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髣髴足以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于六經焯乎如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之好往往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覩時稱情必當其物不然有君賦之而臣不拜其謹且嚴如此而晉鄭垂隴之會鄭之諸卿皆賦詩以屬趙孟而叔向因以知其存亡興

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禍福之機也心
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于前而神者先受之矣
至漢蘇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晉以降迨及江左雖
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
蕭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
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
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出窮年莫㡬求以名家惴惴然
恐天下之有軋已以取名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

坐以貽譴擯斥顛沛足跡相及此何爲者邪嘗聞之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夫王者正心誠意于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與夫僖公牧于魯野而其馬皆有可用之姿蓋本一道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言而盡之乃在于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旨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笑甚也何足以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將求

媿于古人不本是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功矣
恭惟執事高文興學標準一世其主盟吾道推轂後進
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微勞末技日
效于前以希奬拔而具以菽水之意竊祿僻邑未嘗得
拜伏于下風得於傳聞不肖名氏似嘗掛齒牙之餘論
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事者乎篆刻可悔
方竊自毒雖知唐詩人之區區者爲可笑而求以庶幾
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質之竊觀執事大筆餘

波溢爲章句句法峻潔而思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
爲餘事而瑰奇高妙固已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大聖人
所取于詩之意與夫古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某
願聞一二焉故輙料理十數年所學爲古律詩五七言
若干篇繕寫塵獻譬諸博弈或可以奉公退之一笑昔
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味道爲繡衣直指使者一日見
廣平梅花賦驟稱于朝始爲聞人且廣平宏毅開濟之
姿雖其未達宜已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于一賦以求

知于人而味道于此亦復捨其大而稱其細豈非藴諸中者必逢時而遇變而後見强聒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爲階乎廣平則㝠豈敢議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輊于世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于門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子之所恕也文凡論僭令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古人上下相求之義非執事誰望邪賤職自縻末由面請顒竢惴慄俟命

上李丞相書

某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于天下而學士大夫闕于徇國死難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于死先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夫子孟軻之徒道既不行

于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説論著丁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于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爲奇詭絶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揖衣而從之乃不啻若牀笫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義于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哉葢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于此者乎夫惟令日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

奮不顧死以徇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唱之建安之初曹公奉天子都許披荆棘而立朝廷海内之士争出所長以叶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于斯時也諸葛孔明摧藏㰦𠜱之閒視士之輻輳于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浼已而見汙焉一朝得豫州决衆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于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宫闕生民糜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唐室不

復振逡廵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爲諸道都統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爭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决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令夫生民以來尊君戴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于久衰之俗刼于積威之餘旣久而其氣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于天下而不能有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

烈之盛謀謨之偉而莫知大本之所在在于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狥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安庸雜處于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于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敵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争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狥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之徒皆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

不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于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爲史官方朝廷以言爲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爲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阢杌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既已庶幾于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羣邪並進爭爲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竄

而濵于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禄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心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膠固天下之道與夫子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于斯歟某江南之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于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砣砣而不知止以求齒于賓客之末抑將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説獻諛以希一日之睠豈獨某所不為

亦豈僕射所望于天下之士也哉

上胡察院書（也錄）

某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爲州縣之吏益碌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究觀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甚備思得考質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遠尊嚴亢絶氣息茀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菽之養朝不謀

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也篤自信篤則其合于世也益難此其所以婆娑山林甘忍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乃聞天子仁憫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一方色仁氣温不間微賤專為朝廷訪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之憂竊願有獻于執事其聞古之為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為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

依違茍度旦夕曾不為終歲之備而可以為國者衛文公之封于楚丘勾踐之脫于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損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埀裕後世茍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滋其材力而強讐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税今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槩未可以一二數也然獨不知

今日之意但欲襟還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其間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寳之末安禄山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旣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麾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賦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之亂唐又亡矣僖宗西京成

都方鎮倡義之師歃血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關隴西連氐羌兵勁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聞今張宣撫陜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撫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關陜二年而復大梁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酋之餘息猶可以陸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為東南之患乎

若夫出于下策而但欲保以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不爲而亦不可以無説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下及梁城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艫西入河渭蓋東攻新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争中原者亦僅足以守東南而巳令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争荆淮收遺民于煨燼鋒

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于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敢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裕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亾至于再三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于時者造作言詞

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于貧賤之士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于王公大人以發其身肩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夸詞也漢高不喜儒不害爲明主衛霍未嘗薦士不害爲名公卿令吾自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于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之勢日以乖暌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愧于古者有由也夫其

嘗爲之說曰士無所求于王公大人士而有求于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待于天下之士而其勢乃當汲汲以求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于鄉黨身修于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簞瓢之適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擁笈操幣困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邀以借區區之勢爲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

之要而惟勢利之徇乃無以異于賈儈之交手爲市隱之以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于先達之君子自外爲一郡等而上之至于爲天子之宰位愈隆則責愈重責愈重則求助益廣蓋挾一夫之智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其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色詢訪惟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置之胸中而天下之士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删書以爲法于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必責先達之君子以有求于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相爲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後能助其上以有爲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其江南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禄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

鶩之士相與比而姍笑之誠自度其疪賤之資無所用于世未嘗敢有意于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于聖賢之事業粗見首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于不茍然者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大猾有叔孫先生之遺風其急功利尚拳勇又與王楊蘇史無以異聽于下風不勝區區畎畝之憂恭惟參政大資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躐天下之俊乂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勲在鼎彝

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内之士景仰歸依奔走誦説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于明公乎今方食侍祠之禄逍遥泉山之下雖碌碌一介亦躬與之爲禮而其適有冗賤之役寄食于海上獲與諸生摳衣賓客之末儻收而教之使得游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爲于世豈能忘情于天下之士顧

愚不肖何足以與于此抑聞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公亦有意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上謝參政書(危素)

某少而若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為世俗所謂科舉之文者藐然兒童爾又方汲汲進取校得失于豪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矻矻而不

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爲改也于是時固已厭薄其學以爲無所用于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于古今文章關鍵之開闔淵源之渟滀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念士之于學要以求爲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

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耳目如金石絲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進于此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以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憊精疲心而道日遠矣然生脫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

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
文正公考正經史深于治道皆卓然有功于聖人之門
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于師友而鬩其畧矣夫達天德
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于奥突之間而
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巳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者始于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
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奬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
儉足以刑主德于四方而朝廷尊燕處于家則孝友廉

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則治亂存亾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堇之必斃此司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第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學于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溱洧之上時方寘意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型諷誦詩書不若親承風旨恭惟參政大資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網羅百氏陶甄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固以質之聖賢而無愧矣視學于程氏

者實爲近屬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
妄意臆决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
弼奉身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六
義之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
以爲依歸而不可後也而某方廹于禄養有辜摧之役
于海上雖不獲躬笈簦奉几杖以朝夕承謦欬于左右
輙因謁者摳衣賔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于古
人之學與夫宗慕依歸之意以瀆于下執事參政或收

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丐薰沭于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跪起降升旅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于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誘掖成就一時之材蓋其祇畏天命不遑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上趙樞密書（曾有言事者論臣僚投獻文字干進不果投）

其未聞有一日掃灑之勞于門下然聽于下風閤下論天下之士可以與于斯文者無闒之名氏必在數中以此久欲屬摭平昔骫骳之文因介紹以贄見于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于古人爲已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揚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誠不顧以此自見于當世而況君相憂勞于廟堂之上方總攬羣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于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効于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

子擢閤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閤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郡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閤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綦獨以爲不然頃者宥密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沔之得失不足爲吾輕重是以漢然寘于度外以至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絀其說不用夫敵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

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閤下敉寧反則綏輯畔换附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其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爲憂而不敢致私怨于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敵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内則率勵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于邊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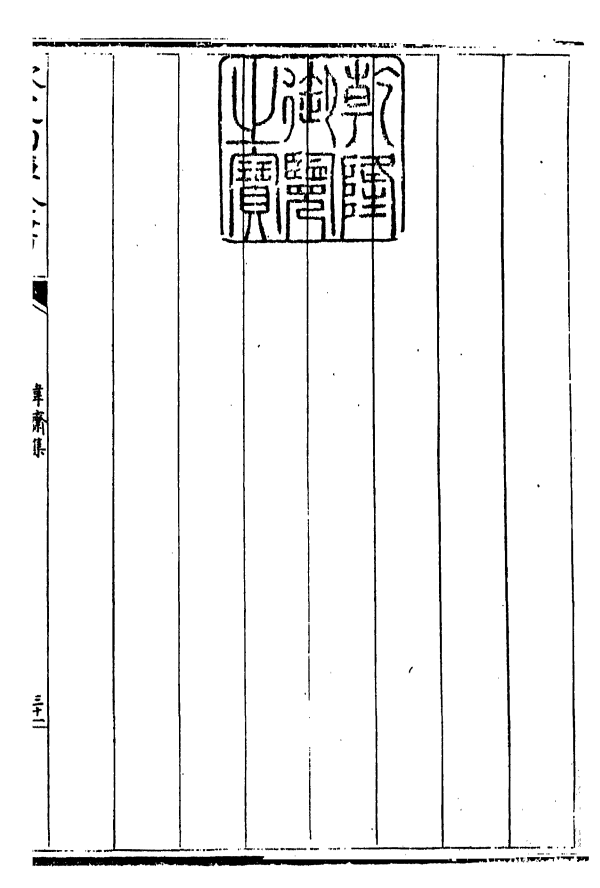
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宏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于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啟廸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護于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

徇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于其中是以巨猾逋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于原野而以事機之會有望于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于其心則顰笑俯仰顧盼唯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在于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爲閤下計凡今廷臣有如張仲可爲同心一德之助者顯言于上而厚結其意必求有利于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于疆場之事今日之

慮孰急于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凶之敵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于事至觀羊祜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至于天下者必可行于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軍不足以爲武夷人之城不足以爲强唯能秉天下之大義以優柔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爲道凡可以譎敵而得志有雖屠百萬之

衆而獲須叟之安亦泰然為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强號為無敵于天下纘息未定而子孫為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于羊陸之事竊有取焉敵人自覆京師横行中原飲馬于江海之滣猶徜徉四方歎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拓跋邪律之暴不及于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求出于敵人之所不能為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務宏綏御之畧毋屑屑于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于兵革者凡以欲拔吾

于塗炭而非以爲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以億將不折而自亾是爲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有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于直君子之于道求中焉而已矣茍有意于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者西帥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令觀之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于是人也唯恐其無成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閤下幸留聽或有取一二焉某頓首再拜


乾隆御覽之寶

韋齋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韋齋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許立塋

韋齋集卷十

宋 朱松 撰

序 記 題跋 文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唐人陶雅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主婺川輸賦總卒三千人戍之邑屋賴以安因家焉是為婺州吳郡朱氏之始祖邑有朱氏沛國郡蓋初來于歙之黃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魚鱉者皆族也家婺源者貲

産甚富有三子事南唐補承旨常侍之號其後多有散居他郡者家父歙溪府君即其曾孫也（即歙溪府君諱甫字全美者曾祖之父也）繼其居第二百年不徙（今普濟寺前）府君有從兄（陵貫之）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鄉薦試南宮不利還家隱于卜肆不求聞達天聖中老死無嗣府君爲治後事（今未知其墓）歙溪府君少倜儻事繼母甚謹嘗從兄學詩知其大要大中祥符甲寅歲宮贊杜公爲婺源使居吏籍二十年明于法律而鄉里無怨言景祐甲戌辭吏事歸治

生業雖煩劇中賦詩自如也嘗自集其詩得三百餘篇諸侯中往往有之但不甚全耳自爲一序效王元之爲潘閬詩序體其詩立意教化而不苟作識者以爲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男二女松行曽祖盧村府君其季子也惜其無以自發于世因序其後以貽子孫有起家者爲光揚之嘉祐五年庚午仲春既望男某敬序此盧村府君所作序也丁酉政和八月十二日重録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謂予外兄從予遊于閩者二年予語以

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于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于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臻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荊之楚汪洋

千里而至于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背之軀豈其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于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宣和辛丑八月某日韋

齋朱某序

送日者蘇君序

小雅之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月日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瞽相地理之學多著于世而六物之語時或見于簡冊自賈誼王充皆有六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才雖著論痛詆其誣可以救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之精微才不及

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葢鮮至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造詣精奥之思盡發其秘其説見于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今之譁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聞有窺其閫節機牙者葢其為技兼五行星歷家之學既以日時推其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參稽錯徵銖稱寸較以處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

虛無而不可執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束書不學而汲汲趨合于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亦往往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蘇生以技求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聞于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躬耕于深山長谷之中共

爲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目而生

廼謂我且進爲于世吾既嘆其有學而多中念斯言之

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㦸病目視不踰尺以故不

能馳騁其技于四方云靖康丁未四月望日新安朱某

序

富沙驛記

紹興十年令右朝請大夫郭侯璋來守建安不爲苛皦

之政郡以無事則曰建爲州南控兩越北走江淛士大

夫取道于我者日至而無所于館則問舍于逆旅昔晉平公爲諸侯盟主銅鞮之宫數里而隷人之垣以嬴諸侯君子譏之今吾于居處遊觀不敢有增而館舍無所其若四方之賓何如是營表故行牙廢址于城西南而屬役于其屬葉顒趙伯𣈶以九月甲子經始訖役于十一年三月丁巳土木之工以日計者凡六千二百而民莫之知也庭户嚴顯堂室靚深昏明寒燠皆適人意又東南列四舍于門外食息之所須不問館人畢有無闕

則雖車馬奔湊而猥至者皆免與市人役夫肩隨踵躡于囂塵塗潦之間附驛之南列屋三十楹積其儲以備木朽壁剝墉缺而甓毁丹漆黝堊之憒闇圮落者以時繕之余方食崇道之禄來客于建郭侯曰願有紀也三代之有司治其廬舍委積以待賔客者備矣葢秉禮立制而受之官師細大具舉而豐省有度此所以爲先王之法非後世所能及也去古浸遠士之甘嗜進趣者羸詘之不知而困弊所恃以稱賔客之爲故又不及是則

或視事之荒堙廢墜于前者不肯一舉首媮得避慊之便以誘後人均之二者其處心之私一然則爲令之吏能舉事以便人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爲病則既難矣于先王之法又庶幾不失其遺意雖欲不書其可乎新安朱某記

建安縣敕書樓記

建炎初詔州縣官寺趣無乏事他不急之役悉禁毋得以勤民建安縣廨自火于戊申之盜仍寓于民居湫溢

單露于令所以賦政百里者甚不足以稱中又更盜賊
廢亂至煩王師羣盜始次第伏誅是以凡五六年猶不
克以詔書從事而復于其舊紹興四年令左朝請大夫
長樂石君廉來為令汙萊浸闢閭里昭蘇始營表縣治
故址度材致用百役皆興未幾而堂廡庫獄與凡令所
以聽訟宴客者不侈于舊而皆備獨門未及作而石君
受代以去後三年令令左承事郎括蒼葉君蒔至曰閈
閎卑痺而風氣虧疏前令所不暇非以吾諉也吾又趣

過目前而曰待後之人寖不共事不亦甚乎且異時遵用建隆詔書即門為重屋取凡制敕庋而藏之其上令無所于藏而寘之他所甚非有司尊嚴象魏謹守章程之意乃作新門而因建所謂敕書樓者十年正月某甲子始作訖于三月之某甲子以工數之葢三千而羸嚴正高明父老來觀莫不豫然動色而相謂縣有大役乃無一吏持符嚚讙吾里中者葢令隱吾民脫命九死之餘日入于困窶而將無以生也恕思而勤撫之斯役也

猶不吾及況于奉巳厭私之爲乎于是相率來請文以爲記夫置吏以爲民也吏遍于天下而柔良介特之民不獲其所者尚多則材者少也吏材矣私志未泯而惻怛之誠不至則顧指頻笑之閒有能乘之以齮齕吾赤子者而況于官有大役乎君子之觀政也得其素孚于民者而于舉事焉驗之則庶幾矣然則兹樓之役其亦足以觀夫

尊勝院佛殿記

始予客政和往來建安必舍于城東所謂尊勝禪院者
厦屋百楹清邃纓濶常灑然忘其漂泊之勞去之十年
而再至則盜火之餘草出垣端庭穢屋庫而不可入其
徒出没于蓬藋荆棘之間皆慘慘無人色是時主者非
其人土物之出入不可知怙瘠其衆而自封也已而執
事者察見其罪斥去而以令淨悟大師祖源易之源數
主閩寺輙棄去廬于南山之顛澹然蓋將老焉歲在庚
申予罷官行朝寓居建溪之上而源來見曰吾將首爲

殿以居佛度費錢三百萬當勸吾州之人有志于善者使之樂捐所餘以助我是役也成君必爲我記之予曰記易事耳建士瘠而人生理薄又數經盜自朝廷常閔焉赤子視之非常賦也不忍有所斂將安所取三百萬以佐予乎雖然子必勉之予能勸予之人施錢以爲殿而我不能施文以爲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來行伍田廬之姦媮快一時福不盈背族夷鬼饑不見蹤跡吾儕方在水火鋒鏑之間不自意全今乃復得甘食美

衣娛樂仁聖之澤非宿植善本則何以至此皆將牽德蹈義以道迎善祥鄙爭吝嗇之俗視昔者則既瘳矣庶幾可以廣吾師勸道羣生之意而幸有所立此吾所自詭而不刻也明年既成土木之工若干偉麗工巧不損其舊蓋州之善士具人爲之倡而佛菩薩像之費則助教吳公與獨任之嗟乎人之可與爲善雖蕩析困苦萬折而不變此天賦之秉彝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仁人君子不絶于當世其勢可以鼓舞一世而納之于善宜

不足爲難然所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或曠世而未之見此又何說歟予既樂道建人之易與爲善因附之以所疑以風曉在位者又嘉源之不廢其志也爲之記其年月豈獨以少壯所游而不忍忘也哉

清軒記

余少時未更憂患視天下之物蓍然不以屑意而尤少所合建陽劉文伯獨繾綣從余遊唯恐後已而余以貧隨牒四方僕遬衆人之後厄窮卑辱無所不嘗亦聞文

伯以鄉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衰余既稔于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試于鄉有司場屋條對之文絛鬯精審無中年衰憊之氣既又無所合以歸書來曰比即居之東闢屋若干楹花藥在列蓺竹以為陰榜曰清軒閒于疾疢取書史誦于其間客至瀹茗論文悠然不知日之夕也子為我記之余方汩當世之垢汙恨無饘粥之田可以歸耕庶幾趺蕩萬物之表文伯之歲事雖靳靳僅足顧方汲汲求决得失于匹

夫之手而不能無介然于胸次此殆于余所謂厄窮卑辱者未之嘗爾文伯有田廬以爲歸異時倦游而反方徜徉此軒誦壁間之記曰有是哉可以油然而一笑也

新安朱某記

跋山谷食時五觀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于藜藿而况于玉食乎今録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耻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戒殺子文

政和七年秋予方寓學雲溪之上聞溪上王氏婦死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室有二吏候于户閒趣之行沙莽中不知日之早晚也忽至一城通衢列肆如大都市凡其祖先與其親戚之死者皆驚怪相問勞吏引至官府西廊吏舍舍中簿書盈屋

一吏按簿問婦汝非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曰然具問其祖父名與鄉里皆非也舍中吏愕然相顧曰是郡縣姓氏之同者呵二吏復往須臾一婦身血淋漓四五嬰兒攀縁牽挽而至兒狀甚悲切吏審以州縣姓名祖諱皆是指語王氏婦曰此婦凡殺五子冥司以其子訴寃甚不待算盡呼之吏誤呼汝歸語汝鄉里親戚慎毋殺嬰兒人間容以幸免此不汝赦也二吏復送婦及河推墮水中乃蘇尋問于所見追婦家死以其日矣余聞之

曰寘溴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吾鄉之人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輙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貲輙亦從旁取殺之寘追之悞果然乎則不可知不然其亦託以竦寤斯人也耶嗟夫人倫之愛孰如父母之于子者始生之嬰未及咿嚶而忍寘于死父母兄弟幾何不相幸而相殘先王之時未成人而死者以殤禮葬之未成爲人而無辜以死猶云可傷況夫出腹而殺之無辜而可傷豈不甚哉自予來閩中聞閩

人不喜多子以殺爲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孫官有法甚明顧牽于習俗之昏則雖有法而不能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事于吾言然吾聞吳道子畫酆都之變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罷况其天性之愛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也懸斷其必不可告也故取王氏婦所見次第之雖然子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之聳然如見道子之畫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已也他日將有語其子

孫者曰活汝者新安人朱喬年也或由此也夫

韋齋集卷十

韋齋集卷十一

宋 朱松 撰

表狀 疏 啓

代謝奬諭表

仰申華祝實間謠頌之言方恐堯辭亟拜都俞之詔俯從人欲曲荷天慈中謝切以爲天下君既擁三靈之祐使聖人壽實繫四海之心矧冒寄于承宣久叨承于扈從敢期日月之照不遺臣子之誠伏遇皇帝陛下克享

天心永作民主接昌期于千歲已幸親逢讀細札之十行更勤寵賁臣無任

代賀冬表

化日初長方謹羲和之日潛陽來復灼知天地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蓄德粹剛撫時嘉謐靈承天紀孚祐含生茂對時行道迎叶氣肆鴻儀之亞歲斂諸福以錫民臣久荷寵光誤叨眷寄佩竹符于江海遥効嵩呼瞻黼坐于雲天亦同星拱

潛陽獨復至日舒長推神筴以驗時降年有永得天正而紀歷卜世其昌恭惟皇帝陛下道邁古初仁均普率于帝其訓方斂福以錫民與時偕行自履長而納祐明庭星拱誕舉鴻儀列辟嵩呼茂膺殊祉臣久膺郡寄阻奉朝紳宣化海隅幸同于率舞傳觴玉座但想于登歌

代賀道君皇帝表

齗自宸心進陟元后神器有託成功不居雖天實啓其衷唯聖不失其正華夷慶抃今古罕聞恭惟道君陛下

運撫昌期心凝至道躬後天之歷數以丕冒于下民得率土之歡心方永成于景命遽傳元聖退適希夷下陋周唐初非盛德之舉遠追堯舜不以大物自私一德享天藩釐有繼重明在御垂祐無疆臣方守郡符阻陪庭列褰裳高蹈神馳汾水之游向日傾誠願効華封之祝

代賀天申節表

謳歌歸啓本歷數之在躬壽考祝堯信天人之合契祥開載夙慶浹含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紹文謨功承

武烈穰穰大福既膺億萬之年翼翼小心自銷九六之會行宅中而居正永躋壽以宜民臣方荷朝恩外將使指逖瞻天仗方馳魏闕之心下酌民言願獻周詩之祝

代進銀狀

膺圖霄極集鴻祐于三靈受計殊庭効多儀于萬國前件物祥標瑞牒品列貢書瞻遡堯天虔效奉觴之祝阻陪禹會心馳執玉之朝

粢衹出寳彰一人有慶之符方物充庭羣萬國多儀之

享稽貢書之列品亞上幣以稱珍川委嘉祥申祝乾坤之壽天臨正宁莫陪玉帛之朝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齊官出罰躬膺三服之珍漢詔錫金腰適萬釘之麗寵光曲逮衰朽增榮伏念臣頃自布韋浸塵紳組凝嚴列侍曾微華國之稱艱棘周旋蔑効捐軀之志驟從外服擢寘二卿分符亟畀于江藩隸職愈親于宸極重忝使蕃之錫曷酬衣被之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圖回中興

總攬黎獻不忝身章之寵式昭閶寄之隆恩實重于解衣末知報稱悸雖深于垂帶曷副憂勤

代進哲宗皇帝實録表

若稽先王昭示來世追述功德蓋賴聖神之繼承蒐輯見聞具存文武之方冊垂光無極弈世所同恭惟哲宗皇帝臨朝尊嚴初政淵默内承太母巳刑孝治之風外倚宗臣遂啟升平之運延登衆正賔服四夷屬邦誣力肆于紛更故國事遂歸于紹述追攷一時之異議皆非

當日之本心仰惟皇帝陛下撫時多艱躬德甚盛始初踐祚已明崇慶擁右之功推本承祧又述先朝孝友之志廼因閒燕時御遺編念疑信之異傳典型未泯察詆誣之無據邪正自分博延諸儒探纂前記臣方尸宰事夙被德音初乏整齊舊事之能仰倍襃廣前烈之意至于芟夷猥釀補綴闕遺雖叨典領之榮名實藉編摩于多士龍興御歷欣正論之顯行麟趾卒篇懼前修之難繼

天寧節功德疏

九清垂祐爰開兆聖之辰一德承休永撫出寧之運人神胥賴夷夏交懽矧冒寄于承宣敢虔伸于頌祝當渚虹之慶節尊蓝蔔之真科仰祈不宰之尊必致無疆之壽伏願皇帝陛下永作民主克享天心睿德日新福祿川至推仁溥率躋壽域以康寧儲思穆清配道樞而長久

月旅辰移節復臨于盈數天旋日轉民久跂于清塵輙

緣愛戴之誠虔致禱祈之懇仰惟大覺洞鑒微衷伏願
宗祐垂休龍天薦祉旋頭隕地坐知敵運之窮綠耳爾
雲即見皇輿之復益崇睿算永燕宸思
跡環天下雖夙慕于真遊恩浹人心自難忘于善祝驟
及言名之日具輸徯后之誠仰冀覺慈必從衆欲伏願
上天眷顧諸佛護持平國成功歸饗九州之養華封效
祝永膺萬壽之期興運有開遺民胥賴

天申節功德疏

執衡司序實開申命之祥膺録御圖自享後天之歷敢
資善祝仰叩覺慈少伸螻蟻之誠曷報乾坤之施伏願
皇帝陛下無疆介壽有截歸仁大輅天旋行執望賢之
鑾靈旗星煥亟班涿鹿之師丕冒神州同躋壽域

謝福州祈雨疏

常暘爲災南畝告病民須溝壑諒軫佛慈政戾陰陽實
由吏責僧伽大士法身常住願力無邊降升人天運用
悲智伏願洞昭精悃深憫疲羸並告山川之靈大敷雷

雨之師一蘇焦槁式副歸依

代清水白馬鱔溪廟疏

靈區峙勝大庇一方神物效祥普滋萬彙睠茲南畝適造亢陽用竭蠲誠具嚴法供恭叩九淵之邃就分一勺之清仰斷顧依即告霑足訖成豐歳永賴神休

謝林郎中啟

學政師門方幸觧顔之進剡章天陛忽披薦墨之光盛德曷酬溢言難稱仰衡知獎但積愧懷伏念某衆謂迂

愚自知凡陋徒以弱歲知慕古人才不逮而志強空仰
聖門之高遠親方强而養闕苟脫名場之險巇忍爲小
人而折腰葢規斗粟以餬口旣素志之不立媿先民其
已竦顧流俗孰能知其心惟聖賢必有處于此頃陪下
邑之屬獲事大夫之賢羽翼未成將仰勤于伏鵠鎮鄉
自獻輙敢效于躍金雖祿薄以不克幸職卑而易稱奉
承懈緩已逭遣訶送逆差池又叨庇䕶俯憐衰拙何敢
望于君子之門曲恃仁明有以安其不肖之分茲爲幸

會吏被荐論黼黻華章聳觀衆目簡管陋質假重一言愧溢心涯恩超望表兹葢伏遇某官德業久大材猷偉明望臨一時學貫千載久隆眷注方此戢揚念報恩之孰先急援能之爲務諮趄自棄曾微根柢之先容特達深知葢出權衡之公舉惟致身之文學懼不克堪若飾吏之廉勤或能自勉某敢不益進其學求稱所蒙茍不辱于門闌願永煩于陶冶私門修謝愧免俗而未能直道方興知復古之有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中書胡舍人啓

伏審光奉制恩典司書命伏惟慶慰伏以元聖御歷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亂畧允資文德之助叶濟艱難惟太微裁成于化元而内史贊襄于基命道王德意洛訓誥之丁寧宣國威靈法雷雨之鼓動素推鴻筆果簡清衷恭惟某官邦家典刑人物冠冕謀三斷國素蘊蓄于經綸騰實蜚聲久周旋于敭歷凛霜臺之風釆靡聞背闕以諠譁竦玉斧之威靈孰敢按兵而顧望亟

自三長之選進班六押之崇入侍凝嚴具輸忠讜寮英華于淳古救𣀓𢿱于斯文衆正既興並增廊廟之重丕平可冀頓釋畎畆之憂豈徒畢協于師言即見進陪于國論其久于宗㮣特荷奬憐試吏馳驅厭魚鹽之瑣碎受知感激覺肝膽之輪囷默自揣于衰蹤期永煩于元造未由趨拜徒切傾瞻

賀福州張參政啟

伏審肅奉制恩出臨侯屏奉丹書而造膝方渴于嘉猷

擁玉節以偃藩暫煩于舊德凡依庇幬居切懽忭恭惟

某官學富經綸望隆諧弼凝嚴列侍素髙華國之文艱

棘周旋益厲匪躬之操方聖神之踐運躐俊乂以奮庸

席隽望以九遷人無異論奏膚公于兩社帝所仰成惟

長樂之名藩古全閩之奥壤笑談樽俎從容雖異于平

時襟帶山川鎮撫允資于重望惟國勢之安危繫輔相

而廟謨之本根在朝廷諒膺枚卜之求即有追封之名

某尚貪升斗久辱泥塗識太白于天津敢論疇昔見茂

宏于江左幸託微生自憐冗瑣之蹤阻拜熒煌之座邈瞻旌棨方聯少吏之下陳仰累陶鎔願借大鈞之餘力歸依之悃敷述奚周

賀程待制知温州啟

伏審甫趨名節亟拜綸恩延對丙清雖渴嘉猷之告偃藩東道重違榮養之求諒惟物望之僉諧豈獨私悰之欣屬恭惟其官材高國棟望重耆英踐履純明凜奉身之一節風猷强濟歷盡瘁之百爲越從寄注之嚴出總

委輸之寄被恩言于三錫素簡清衷席畯望以九遷待
周華貫丐便親輿之養就合帥閫之符俘狂寇之鱷鯢
出遺民于塗炭果膺號召益見推明降陟殊庭副仄席
輟飡之歎藩宣外服有擊鮮戲綵之歡度少惕于名邦
即進膺于寮務具門闌下列鄉鄗晩生鑿枘不謀了無
心于經世斗升自役方苟禄以逮親誤蒙收録之恩因
有攀縁之意陰虬自躍儻寮會于風雲朽木難彫或蒸
成于芝菌永言欣懌莫罄敷宣

謝謝參政啟

温言曲薦逮莞庫之下陳窾質何堪被鈞陶之餘力堉惟淺陋曷稱褒揚伏念某早守孤經亟鏖末仕一行作吏久困于抱關三釜逮親愈勞于負米晼晚坐嗟于急景低徊益愧于初心友黨譏訶何異土牛之留戀天涯流落真成木偶之漂浮念方力學于古人深耻自同于流俗蹈立身之矩矱非以干師問行道之權輿付之造物勉從吏役箕來商繙義命所存敢懷不屑之意會計

雖當實有易汙之憂仰藉庇存稍寬暫過冀少稽于歲
月求歸即于田園絶希俊乂之游自審奇屯之分何期
誤舉驟激濡衷而況抱槧石渠朋儀上國横經文席領
袖諸儒永惟盛德之所加終懼溢言之難副此蓋伏遇
某官斯民先覺吾道主盟綜九學之淵源作三朝之心
膂入陪國論濟川瀆而得舟航出布藩條釃江河而灌
尋尺搜揚羣彦翊贊中興俯睠衰遲特垂奬引某敢不
追尋舊學勉企前修登李膺之門既塵品目游薛公之

閣妥意㨷縁儻坯治之無遺或桑榆之可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謝参政除萬壽侍讀啓

伏審介圭入覲前席延登西學貪賢方渴謀猷之告殊庭庇職聿彰禮貌之隆明命誕敷輿情胥慶伏以事師古而有獲傅說稽首以復王義勝欲而必昌太公奉書而端冕惟君正而國定蓋源澈則流清仰陪資訪之勤允屬典刑之克緝熈聖學纂前哲之永圖眷倚宗臣修

本朝之故事恭惟其官學臻聖奥望冠耆英經國高文遠追大訓亮天賢業簡在淵衷道德被于布韋既廣成均之化精忠貫于金石又高社稷之功亟協師虞進聞大政謀王斷國士多誦于格言尊主庇民世已蒙于高澤方當陽之備重遽請外以均勞詔甫趨于暑行還復延于晝接西清入侍聳觀列辟之儀刑東閣存開行正台階之符采其久于宗慕特荷眷知聞道師門常預解顔之進飛章天陛誤沾存墨之餘竊自附于下風期永

依于元造閔畀棲于莞庫已藉襃揚跋滯迹于泥塗尚繄簡記依歸之素敷述奚周

上綦翰林啟

畀棲冗屑絶跂崇高久掃跡于英纓粗安愚守竊馳心于德宇負附下風雖稽履爲之瞻尤結藩墻之想恭惟論思密勿陪侍穆清躬令德以考祥固靈襟而擁福伏惟某官當世師表斯文典型忠精自結于主知風釆縱聞于輿誦豫挾衷之大義奮經世之遠猷陞四禁之華

典冊造于大訓陟貳卿之峻德名冠于中臺力祈勞逸之均暫佩藩宣之寄蕭生補外甫慰遠民陸贄居中久懸睿想亟膺號名入副詳延忝前席之勤日親帷幄被鮮衣之寵望絶臣鄰惟文章關世道之盛衰而詔令宣朝廷之德意反醇醲于慶歷益知皇運之隆體深切于正元彌識人心之固側聽吉星之獻遂符獨對之言式厭具瞻豈惟孤願伏念某陟道殊淺賦材踈卑强顏升斗之營悵流光其將晚寘心尺寸之進信適俗而已踈

顧方縻冗役之勞何敢援同年之契寅緣過聽簡記衷蹤仰惟鑒裁明教之宗方以長育人材爲樂曾未遑于擁篲輒妄意于攀鱗拳曲無庸將前求于檃括悍堅不稟冀仰累于坯鎔永惟宗慕之深尤劇歸依之素願言祢壽前對寵光

謝館職啟

拜嘉明命叨給札于禁林試可中宸驟策名于藏室脫寘煩之冗役厠清切之英游衹可平收良深震愧竊以

上聖御歷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僭亂允資文德之助叶濟艱難纂逸典以宣猷闢英躔而儲正庶幾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縻歷世彌文之咸在圖書襞積黃墨紛綸本原四目之神靈聿稽于詁訓儲正六書之變革精覈于聲形冀因黜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禄之奇字深探酉陽之秘文搜薙葉于名山訂金根于往牒則何以刋收四庫綜産九流如棊者名實不揚人門俱下抱孤經而干澤塈脫名場

遵三尺以在公亟縻吏役皇皇從食冉冉趨塵僅成旋

効以不堪雖復傭耕而何憾值潢池之方熾伏鑰里以

深藏被檄行臺算商瀨海爲親而喜忘冗瑣之卑棲援

上何階固崇高之絶跂已分甘于遠屏誤垂簡于旁招

貝齒長饑空羨公車之力塵蹤易隔阻趨宣室之庭姑

自信于奇屯方日須于罷遣將改轅于下澤遂掃軌于

修門俄被恩言俾程薄技追煖姝之舊學取笑大方緝

骪骳之蕪辭深慚少作寧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

駭羣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衡程仰惟聖學之高明內省寡聞而隕越敢期睿獎加錫俞音追飛羣玉之峯獲肩于衆彥討譯曲奎之畫博攷于前言望不素然恩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材高經濟望重弼諧推至公之心整領人物收羣策之助圖回事功施及妄庸濫塵揀拔咸池在御不遺曹鄶之詩華袞所襃遂畧春秋之責其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先見之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于生成澤霧豹之文尚

少勤于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魏侍御謝提刑啓

承流千里方竊于誤恩託庇二天更塵于華薦辱言已重引分非宜伏念某受材迂踈遭世休顯玷華塗之下列昔何補于涓埃得支郡之左符今已愆于膂力民有豐登之樂心無撫字之勞苟幸庇存敢斷褒薦溫言曲被實踰黼黻之華陋質何堪但增菅蒯之重此蓋伏遇某官立中道以待物慕上臣以事君方營路之峻躋眷

衰蹤而俯録顧竭其智力雖無以儒飾吏之材然老于
詩書粗有學道愛人之志稍寛訶詰加恵初終儻無愧
于成言其敢忘于厚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陳参政回李丞相謝轉官啟

伏審上流作屏方頼于折衝當宁念功亟聞于遷秩牢
辭屢却成命莫回未遑慶牘之修先拜温言之寵忝惟
某官德業久大謀謨忠嘉方初政之清明首陪興運既
遠民之安集允藉壯猷巳紓西顧之憂彌重仰成之體

餘威所憺式訛姦宄之心序爵更崇益注聖神之意而乃久持謙柄愈厲高風豈惟務式于一時固已紹隆于前哲具方嬰重責竊企下風股肱惟人大懼天工之曠京師蒙福尚沾河潤之餘感佩之悰敷宣罔況

謝宮觀啓

食而聽事久勤覆露之私嘖有煩言重荷陶鎔之賜得郡自試蒙恩不貲乃猶瀝懇而有言亟獲奉祠而自屏捫心知幸銜施不忘伏念具卷曲之材分甘捐棄亨嘉

之會理絶覬覦志氣凋零但恬然于義命神明憒耗既蕭颯于顛毛偶給札于玉堂遽飛纓于蓬渚叨塵郎選託備史官自抵譴訶卒煩調䕶矜其趨走之舊假以息偃之安覊潞絖之多方蒙裂地襮其支離之臂獨勉受功然方當宁焦思而憂勞衆賢致身于馳騖積縻廩稍苟逭馳驅既永負于食功復何殊于罔利迺縮畏事覺精鋭之坐銷懷安敗名顧豢養而自歎素飡之刺流汗以慙此蓋伏遇某官功高宗臣德婉元哲謀合天意方

宣厥難之威身爲國基實佩扶衰之寄整領人物計圖事功將躋四海于丕平猶軫一夫之不獲有如庸器亦託下風將絶企于修門未知報稱尚激昂于末路不至惰媮

問候張丞相啓

去違門墻積有歲月託身埏埴分若窳之無庸遠跡泥塗固高明之絶跂欲布瞻依之悃懼干恩瀆之誅方竄伏于海濵敢徹聲于從史恭惟敻辭論道均逸撫封翁

受玉和具膺多祉伏以其官道契天則身爲國基當軸處中則多士豫附而功日起假鉞居外則大敵震動而人不憂方廟算之少勞尚天誅之未决即承晝接無憚暑行下副具瞻仰寬焦思其久深宗慕昔荷甄收誤蒙方底之書俾趨交戟之陛甫正中都之秩荐陪藏室之游而憒眊寡聞樸愚自信思金躍之戒每佁儗而厚顔亡頡出之奇但摧藏而卒歲莫知報効自柢譴訶職是負薪之憂猶曠没階之禮歷日其吉趨風匪遥班作礪

之篇行見進揚于休命賦褰裳之什尚無使至于他人

謝人書啟

海市征商偶繼西溪之躅士車税鞅幸瞻東魯之風更辱高文以爲先贄褒同華袞既假寵于裒蹤報乏南金徒深銘于厚意

謝人詩啟

久厭斗升欲乘桴而浮海幸瞻冠履殆忘肉以聞韶更塵黼黻之文坐增菅蒯之重念雜佩相酬之未暇徒有

報章雖賦詩見屬之過宜敢忘拜賜

定婚啟 爲甥丘肖

竊伏閭閻久心傾于德義幸同土壤敢自附于婚姻伏承某人婉娩多儀柔嘉有則其凡孫某藐是弱質揃知義方惟節春秋莫佽相其饋祀肆求伉儷使撫有其室家茲拜成言賜之內主既襲祥于吉卜用委幣于高閎軒冕照人雖大族非吾偶也蘋藻有奉抑先君實寵嘉之

韋齋集卷十一

韋齋集卷十二

宋 朱松 撰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先君行狀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黄墩七世祖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屋賴以安因家焉曾祖甫祖振父絢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既廢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㦸時予姓爲壽母先訓戒飭諸子

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厲謹飭以無墮先世之業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為終身之憂胸中冲澹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産未嘗掛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少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单久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也使子賢雖不榮于我足不然適重為後日驕縱之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遊則喜見言色其篤于道義而鄙外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内

典深解義諦時時爲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懽心然胸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爲通與介也以年月日卒于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舉進士廸功郎初尉政和也次檉次棹二女未適人將以其年月日寓葬于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楊遵道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廸字遵道南劍州將樂人今徽猷閣待制

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宫某之長子也曾祖某不仕祖某贈累朝議大夫公爲髫皃巳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之困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巳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詣極氷觧的破聞者歛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决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崇寧三年侍微

猷官荆南歸展先塋八月甲子次于邵武之傳舍以疾
卒年若干初熈寧中河南二程先生紹絶學于孟氏不
傳之餘四方學者顧俗學而自悼遊其門者惟恐後獨
嶶猷與二三公號入室公方遊大學聲出等夷一旦棄
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遯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
同門之士咸歛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公公于
易春秋尤爲精詣嘗曰人之不可無學猶饑渴之于飲
食苟不知其方則常患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

卒蹈之者習俗昏之也又嘗謂世論莊周怪誕喜詆聖人此正自淺陋何足以議周也大要周于聖人之道畧見圭角遽欲廣已造大而不能自持至分遊方之内外以爲二豈知夫聖人精義入神者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者乃所以崇德乎凡著其所得及商畧古人爲文數百篇今有十一二藏于家二程先生既没天下師尊其道者推楊氏謂徽猷公龜山先生不敢名而公負超詣絶人之資克世其學雖世之望公也則亦然乃不幸而

蚤世豈非命也耶公沒孫尚幼後若干年始克葬公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娶葉氏朝議大夫致仕祖武之女配公無遺德以喪母致疾先公三年卒子男三人雲舉進士二早夭雲與予相好學業志操能世其家者以舅氏撫州司馬曹氏僭年之狀來請銘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下士游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寫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聖違有志于得俗學惛

之以見自私爭戾莫施孰爲毅然莫秉莫惛天蓋祐之
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
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渟食息訓經不躐不陵師訓
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潚鄉黨世俗知之遺文蔚
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齎志莫陳方壯而折
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竁以告來世

承務郎致仕卓公墓誌銘

去建陽而南十里泉竹深靜岸谿而廬者有宋隱君子

承務郎致仕卓公之所築也公既孤置家事不問奉母
夫人居焉養葬盡禮不跡城邑者三十年某視公季子
特立爲同年兄幸獲升堂拜公退而語世之士大夫以
謂古之常德君子俯仰不怍者如公蓋望其表而知之
宣和五年夏六月過門則公以四月乙未捐館舍矣入
哭公柩而退慰其孤且稱遺命將以九月十日襄厝于
洞源之塋屬予銘之予視諸孤繭然不勝哀不忍以荒
拙辭謹按卓氏本福唐今爲建州建陽縣者自公七世

祖徙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諱某字元舉少力學無不通已而語人曰吾冢子其可以膢臘不共爲親憂去治俯仰之養友誨二弟經紀其孤無可憾皇考屬疾有異僧過門察公憂甚授丹篆符詰朝失僧所在自是尊信内典晚益精詣訓釋其書發明爲多既丁皇考憂不御葷酒終制燕居寢食有常蕭然一室晏如也心平氣和未嘗面短人然無賢不肖尊畏之鄉黨至無訟云季子學問浸有聞時時小得失若弗聞者至試不利

禮部始手書古人詩開勉之平生折券不勝計繼室魏氏之亡公方主家事窶不能斂猶有誣其自私者未幾誣者嘔血疾首踣死于庭識者異之嘗有巨商告公有家難將亟歸從者偶語有見圖意以精金一篋寄公去不索剃約踰年復來出篋示之封識者宛然先是營壽藏一日遣人芟闢其道頃之得疾謝醫祝書四句偈示諸子超然非世間語也時季子以廸功郎爲越之山陰丞飭書別之已乃坐逝蓋公所建立非易以死生動而

況于義利之際然猶不及于疑且謗真爲善之難哉生平忠信勤約務要以身先子孫故諸子曁孫皆兢兢佩先訓端飭自立而其季遂以學行卓然爲聞人其奉身信道有無愧古人者非特見公訓子之方厚施而必報深蓄而徐發其在兹耶公享年若干重和改元霈然以年及格而子藉吏部得令官初娶張氏男五人其四曰某某某女二人長適王亮次適王舜孫皆舉進士孫男女合十人公猶子宣教郎知南康縣雄實狀公行其視

公丈人行也顧文字之不能工何以震耀潛德而燕賢子之心謹誌而銘之曰以媮自愚世顧曰智我求有常久不克値有隐卓公抱一陸沉德義爲佩而閟其音居然環堵鄉鄙是効不貴以驕曰公師保夜旦死生泊無戚欣相彼儻來何直浮雲匪躬之羸肆惠于後以學發身公實有子洞源之攀公柩所宅有來承休質此幽刻

謁廟文

涖官云始蠲日告虔衹祓靈祠恭陳薄荐仰斳聰直昭

鑒潔誠冀我寵綏汔無災害

代福州禱雨諸祠文

七閩之農鑿山隄海以為田雨暘之節小失其常則有旱沴之憂今兹春夏以來陽亢而雨慳高者源泉涸枯而不可耕下者又為海鹵之所浸蝕溝壑在前民令其懔懔敢佈腹心于我明神惟神秩于明庭廟食兹土斯民歲時奔走饋祀世世而無敢怠者凡以神能佐佑陰陽易凶為豐以免于饑饉流殍之故也惟神奮張威靈

誕布甘澤以答斯民之望吏亦預受其賜
春秋書不雨傳曰書不雨閔雨也嗟乎爲令之吏雖未
能無愧于民以干陰陽之沴而豈敢忘閔雨之意哉屬
者雨潏暘驕種不入土三農告病懼不免于溝壑是用
齋祓精䖍引愆瀝懇控告于我明神惟神妥佑一方克
享饋祀尚哀斯民搏手之急容會山川之靈誕敷雷雨
之澤庶幾今秋傳得中熟民既得以餘力奉公上之征
賦長民之吏受職之神皆無愧于斯公者歲時潔醴豐

牲以承事神世渺其有斁乎

代謁先聖祝文

某聞先王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無不在于學而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某肅將使指愬計閩部服官之初齋祓進見于學悉延諸生與之瞻望跪起于素王之庭豈獨昭示斯民興其蒙被道德之澤之意抑令干戈甫息公私困竭蓋將詢事選言求庶幾于君民兩足之訓仰止墻仞其敢不虔

代謁諸廟文

惟神受職明庭實司民命孚祐此土以無災害茲總委輸奉將使指涖司云始敢薦微誠

告贈官文

某罪逆不天未及伸區區烏鳥之養而奄罹酷罰大息未報永懷身之憂一念及此心肺摧裂𠫵承餘訓備官于朝乃紹興七年歲在丁巳天子有事于明堂祇見天地以祖宗配發號赦天下追榮百執事有列位于外朝

之親而其方備數館閣于是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太孺人令既三年矣方繫官于兹若朝夕未以墳敗即罪而得去朝廷當躬持封冢誥書及命服以告于壟下南望楸梓長號雨泣謹因禋之政和以告

焚黄文

紹興七年天子有事于明堂天地報況祉福盈衍遂推恩大夫士之有列位于朝者而及其親非獨廣孝治之風亦所以慰人子欲報罔極之意某于是時雖未有朝

位而備數館閣有司案故事以考妣承事郎孺人之命告于第其不肖不足以荷先訓蒙被封冢之寵而久官行朝又不即奔告以無失時㢠淹留至于今慙懼感咽不知所言恭惟神靈不寐尚膺天子丕顯休命

祭丘君文

猗嗟丘公市隐之綸紛攫金而爭先炯懐璧以自珍超獨懐于德義外不亂其光塵樂怡怡兮自適坦蕩蕩兮無垠避承家之子弟服義方以資身吾來閩歲八週悵

識公其何因惟先君之仲女婦子舍而通姻方言還而在道篚覿幣而未陳忽奉訃以來告奄捐俗而返真嗟乎天之不淑胡獨折此善人念此往哭其何及爲喪七而瘵滄傾聞公之晩歲頗玩志于竺文了一世之泡幻盱生死如夕晨曾其躬之不羸天以燕其後昆方世冑之有弈烈先德之未泯嗟惟公復何憾悼生者之號寃馳斯文以侑奠庶冥漠之或聞

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年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篤

生至人公甫筮仕摳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靡手摩

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天亦耆

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國勢阽安

廷議中式有懷必獻曰此予責帝在淮海始初清明日

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邇英如周武王丹書

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謂當期

頤難老永錫執醜乞言福我王國云何一卧遽告易簀

邦人涕洟朝野大息嗟哉寘頑多難是嬰避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聽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諆謨咨匃天啚之年勲著王室公畀銘章黼黻金石幽竁是藏以詔無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來從執紼帝懷元者天不憖遺奠觴一哀豈獨吾私

祭鄭龍巖文

我尉尤溪少未聞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雖賢宰君不我瑕疵美疾潛去砭之藥之比稍有聞追悔何及見容

則多賢哉師德九仙之别俯仰六年公官龍巖手書見
存知我倦游日困羈旅督以赴銓舊家來寓來官公鄉
日訪代期阻濶十舍跂予望之重九之書粲然累紙既
再涉旬與訃俱至嗚呼哀哉公與人交通介之間外同
光塵涇渭了然達于民政心爲衡石清畏人知不求赫
赫勝日婆娑萬事一尊考詳書詩有流有源展矣古人
宜壽宜貴豈期微疴一卧遂蜕位高疾顛基薄崇墉播
惡遺臭形渥而凶公齎令名全歸墉下位雖不充不充

無憾弃弃諸孤甫以喪歸身有吏責往弔不時德義之
隆追懷永慨孰知予悲寄此一酬

韋齋集卷十二